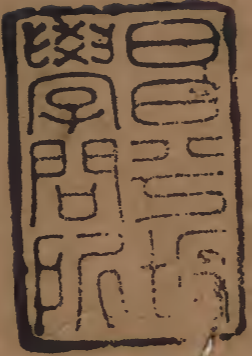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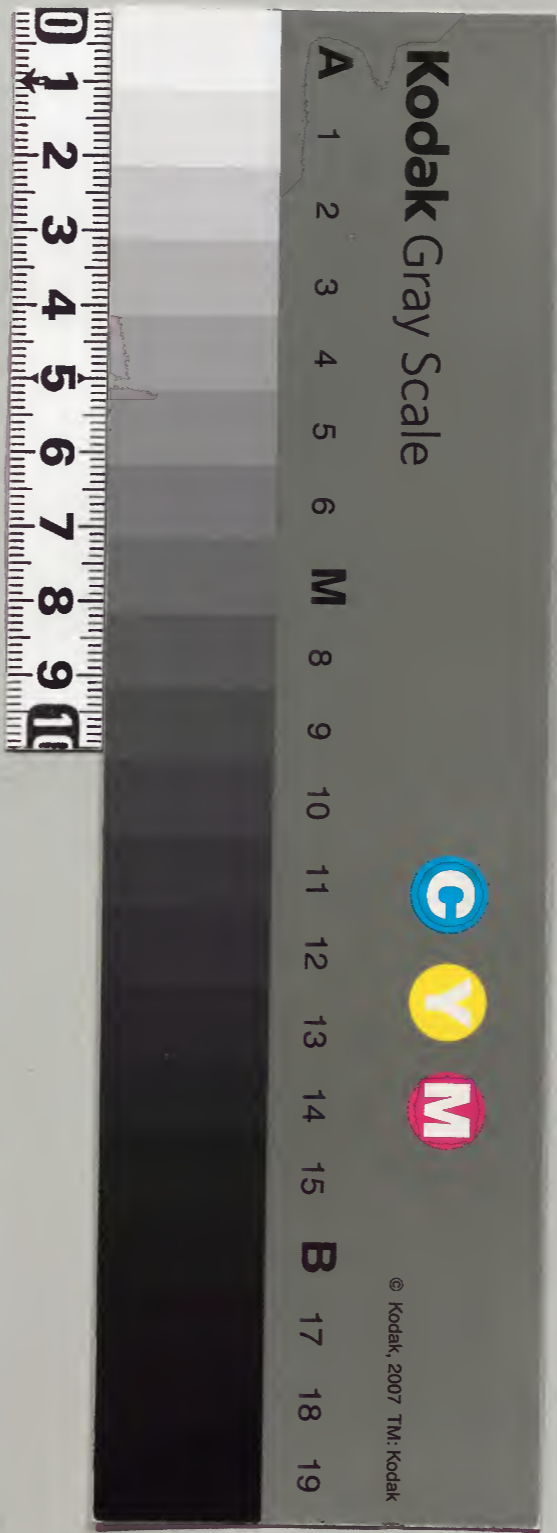
傳百十一之六



| | | | |
|-----|---|---|---|
| 漢書門 | | | |
| 類 | 號 | 函 | 架 |
| 一 | 二 | 八 | 六 |
| 三 | 一 | 一 | 一 |
| 三 | 一 | 一 | 一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類 | 號 | 冊 | 函 |
| 一 | 二 | 八 | 六 |
| 三 | 一 | 一 | 一 |
| 三 | 一 | 一 | 一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286 | |
| 冊數 | 30(27) | | |
| 函號 | 279 | 42 | |



史記卷之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

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

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姓衛大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

未明也皆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

陽公主家得幸天子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徐子遠

重文庫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少兒
即霍去
病母

費袞曰人
少之為一
切主得毋
空焉即足

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壽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

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

曰漢書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

曰君孺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

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

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紺徒張

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前壯為侯家騎

正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

室邑大長公主女也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姪大長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

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

欲殺之其及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

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

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

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

公一籍
公一籍
公一籍
公一籍
公一籍
公一籍
公一籍
公一籍
公一籍
公一籍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乎遠曰韓將軍即韓安國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

中索隱曰高關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

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

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

校尉蘇建有功以一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

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非什責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責之號蓋出蕃語也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

也名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

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

校尉
有功每
冠以青
靖功青
也

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

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

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

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索隱曰案水經

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

為北河作正義曰括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

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驅馬牛

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二千戶其明年匈

入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

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

高關衛尉蘇建為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為

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

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子龍曰此兩軍別將咸擊

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

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四

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

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

裨將然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

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

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

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

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

青子伉為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

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

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

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

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總護

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索隱曰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

非邑地困戰功為號謂軍合驃都尉韓說從大將軍

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

按此四人功不
同故各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五

獲王

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

以千三百戶

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

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窳字林云大下卯與宄下卯並

音匹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

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

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

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

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

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

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

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

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

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

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

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

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

按此李

朔等三

人李沮

等三人

功俱同

故俱合

敘

漢約言曰

按大史公

敘校尉李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涉軹侯云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二 衛將軍列傳

六

名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

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

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

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

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

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

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

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入塞

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年十八

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

剽姚校尉。索隱曰：大顏案荀悅漢紀，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按小

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

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

若侯產。索隱曰：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策，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

邵寶曰：愚
亞夫不聽
天子詔文
帝以為真
將軍衛青
以蘇建歸
天子自裁
抑何異也

六箇

下坤曰
王夫人
一校所以
綿續衛子
天后宮之
祀也

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再冠軍以
顏云比頗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頗也再冠軍以
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
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
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
益封右將軍建亞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
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
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
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
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

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
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
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艸處軍得以無饑渴因
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字遠曰雜入此段補前冠
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
驃騎將軍正義曰漢書云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
動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驃騎將軍率戎士驗
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李戎士驗
烏縊漢書音義曰計邀濮索隱曰崔浩云匈奴部落
名案下有邀濮王則是國也涉狐奴晉灼曰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衛將軍列傳

索隱曰案說文云莫獲單于子一作與轉戰六日遇焉

支山千有餘里合逐兵殺折蘭王斬廬胡王張晏曰折蘭盧

朔國名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匈奴有其類姓者即其種誅全日全

中誤具是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

收休屠祭天金人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益封去病二千

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

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歾者過

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頗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

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

月氏索隱曰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攻祁連山索隱

顏云即得酋涂王索隱曰漢書云揚武平驃得以衆

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

毋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

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十七小

如一說則

史記

卷一百七

衛將軍列傳

九

是方敘驃騎之功而
又計其損
矢之數也
當依小類
所云

一二云漢兵亡失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

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

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

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

捕虜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

百戶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

高不識。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二字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七百六十八人。

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他文解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

從驃之類者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漢明疑多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書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六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

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繇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

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

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

言則右青

董份曰太史公歷敘諸將則右李廣而貶等與青並言則右青

而貶去病
反覆其文
見

身言

卷二十一

十一

日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

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

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

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禪將見漢軍而

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

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

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

所以當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

日按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禪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

鷹庇為輝渠侯索隱曰漢書鷹作雍音必二反又

以輝渠封侯明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禽梨為河綦侯索隱曰案

表作鳥梨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

云調字又異也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日驃騎將軍去病率

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

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獲索隱曰說文獲作捷行疾貌異

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

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虜

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幸既永綏

授仍與
漢書作
仍與注
重與軍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十一

系坤曰大
將軍此戰
極為奇絕
以不得並
驃騎益封
故太史公
儘力描寫
令人讀之
凜毛有生
色

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

孫吳兵法曰有中

蓋謂之武剛車也

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

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

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

入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

正義曰三卷解詁云

紛拏相牽也

殺傷大當。

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

漢軍左按捕虜言

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

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

徐廣曰遲一作黎

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窳顏山趙信城。

徐廣曰窳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

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

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

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曠為厓

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

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

索隱曰右

音祿蠡音黎又音離

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

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

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

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

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案應劭曰。所降

士有材力者。約輕齋。絕大幕。涉獲章渠。索隱曰。小渠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

干之近臣。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按漢書名雙。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濟弓閭。晉

日。水名也。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

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登臨

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與卓

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

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不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橐余

山。索隱曰。橐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

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作衛山。從驃騎將軍

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

陸支樓專王伊卽鞞。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

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制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

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姑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

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

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

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

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

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

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有氣敢任索隱

果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文略何如

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

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

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

享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域○正義曰按楚鞠書有域說篇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衛將軍列傳 五

董份曰是
殺大司馬
逐亡驃騎
而首虜萬
餘而不益
封故太史
謂講者大
將軍戰獲
大而不驃
騎則但云

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事多此類。大將軍
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為入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

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錢甲也。軍。陳自長

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今為冢象

之以旌功也。燒氏冢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

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石。石前有石馬相對。又

有不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索隱曰案景桓兩

武謚也。辟上服遠。子嬭代侯。索隱曰嬭音市戰以嬭少。字子侯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嬭卒。謚哀

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歿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

于侯登。皆坐耐金失侯。乎遠曰大將軍尚在而三子皆失侯。漢法之嚴如此。失

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

封五。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

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

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

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燕國乃詔曹尚

平陽。故長平侯伉代侯。乎遠曰衛青為大將軍後始尚主。伉弟已封非公主子。青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後愛幸

見帝 摻去 謂之餘

羊坤曰太 史公無限 深情

歿自當代侯亦不以主恩也

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

索隱曰謂凡計也

大將軍青

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

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

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

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

十四人。

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十八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

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為裨將者曰李廣。

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雁邪。景帝時

為平曲侯。

徐廣曰。為雁西太守。

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

入。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

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

功。封為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

襄。無功。後四歲以坐耐金失侯。後八歲

徐廣曰。元鼎六年。

以

索隱曰。沮音子餘反。

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

浮沮將軍出五原。

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

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

索隱曰。賀之妻衛姬。

大將軍之
姊而驃騎
之母姨也

余有丁曰
按驃騎將
軍武帝立
名以寵去
病本傳前
云習為輕

主奸。徐廣曰、陽石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案隱曰、小顏音質事景帝。至武帝

立八歲為材官將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

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

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

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

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

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

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

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七歲

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

在朔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

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

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雲中人。正義曰、今事景帝。武帝

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

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訐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

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朔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殺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朔音詡。

程一校曰：蘇建家在漢中。猶鄉張騫家在漢中。二家字不作冢，蓋因字形相似而訛也。

太史公所
以載此二
家者正從
雲騎家傳
即連山波
久之耳

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

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

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

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

大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女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侍中。為

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

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歿。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

曰。再出以剿。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

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

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并州以右北

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

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

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嘗亡入匈奴已而歸今勝州

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

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

後二歲徐廣曰元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

歲徐廣曰太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

按此傳後一歲後二歲後六歲與能傳不

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

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

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

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

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

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

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

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繇不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似贊論而自見者如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

罪也

不薦賢待
士此則記
之真傳並
所不書而
史臣發言
別言其事
所謂假登
論而自見
者也

宵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

曰與。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音預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勿總
戎行。姊配身。極身尚平陽。寵營斯僭。取亂變章。劉

姚繼踵。再
靜也。友

且以本傳二季
對其軍。武
太寶王與輝
公

史記卷之一百十二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

川國後割入齊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

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召

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

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歿。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

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

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

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

也。二歲中。徐廣曰。一歲。

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

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

余有丁曰
弘亦非專
從諛者其
毀西南夷
沮上武黜
寧成皆有
大臣之言
但重祿持
位異竹上
旨故不能
不倍約阿
世身

余有下曰
實自美也
而言似遜
韓大夫教
武安不當
與她其爭
即此智
唐順之曰
詳語意定
非管而是
晏因以晏
自況

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
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
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
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
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逆
上耳。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
滄海，而專奉朔方。平遠曰：平津此論亦得用上乃許
兵之要，所以寬中國力也。
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
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
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

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
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
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此音
鼻，比者近也。今臣弘位為御史
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
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
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索隱曰：案漢書
曰：漢興皆以列
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弘為
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
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

肉。脫粟之飯。索隱曰。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故人所善賓客仰

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

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

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

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歿。無

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歿生乃上書。子龍

自謝罪。以免人主譴讓也。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

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

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

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

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

武。厲賢子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

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

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

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

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

遇右武

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

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

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

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

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

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

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

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索隱曰案弘凡

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

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

餘歲。坐法失侯。

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誦公車。論為城。其元始中。詔復弘後

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

春秋百家言。

子龍曰武帝好文學。故偃習春秋諸書。觀其行事。則深於縱橫術也。游齊

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

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

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

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

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李遠曰偃欲于主。而進違時之

縱長短出戰國策。蓋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知。歸此為長。故戰國名短。長策也。

子坤曰。惜乎八事不父傳而伐匈奴一事。

千載來絕

言武帝善之此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

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

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天下既平天子大飢應劭曰大飢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

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

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

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

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何

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

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

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

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

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

以河為境乎遠也李斯諫伐胡本傳不載非事是地

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睡琅邪。負

海之郡。徐廣曰。睡在東萊。音總。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

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

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

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字遠曰。成進之諫與春申君同。

而其說不顯。僅見於此。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

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

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

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

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

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

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

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

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

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
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
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北。故
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
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
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
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
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
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

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
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
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
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
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

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曰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閭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

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並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界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鄰氏本作撻。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

兵
一
有本末
弱當世

史記
卷一百七
平津侯主父列傳
十

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

韋昭曰：監御史名，解也。

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

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還，行十餘年，丁男被誅，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

駒

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

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將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索隱曰：濊州地名，卽古濊，陌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笑之。此人臣之利

傷慎曰：人臣之利非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七

天下之長
嚴安此
議
以藉人
非天下
利也
仁子曰
嚴安上書
與主父偃
同主

備
水
嚴安此
其本而救
之本正則
亦自立矣

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
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
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
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
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
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
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索隱曰。案謂地形
及上壤皆束制在諸侯
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
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

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
也。字遠曰。偃本意欲分削諸侯。而先
言郡守。懲龍錯之事。少嘗之也。以遭萬世之變。
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嚴
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
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
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史記
卷一百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七

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字遠曰。自後西京作陵邑。皆徙民實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

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

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僭。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玉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怒效燕王論。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

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

乎遠曰。分封諸侯。奇計也。而有

受金之疑。故知進說之難也。

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

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

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

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

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

資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滅。無一人收者。唯獨浚

孔車收葬之。

徐廣曰。孔車。浚人也。沛有浚縣。○索隱曰。浚戶交反。

天子後聞之。

以為孔車長者也。

王維禎曰
此太史公
有感之言
指秦陵
事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
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
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
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
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
元始中。王元后詔。後

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
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蓋聞治國

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土
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
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

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
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
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
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
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
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
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
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

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節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襍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

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遠迹羊豕之間索隱曰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

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索隱曰又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校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

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艸木也。○孚遠曰封泰山用蒲輪恐傷艸木也。迎賢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
嚴正。寵薄辭劇。身受師席。主父作想。觀詩及後。三

史記卷之十一
南越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作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乎遠曰。郡自有守。有尉。不以大小別置也。然此南海止有尉者。應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張是尉。攝守耳。日。揚州之南越也。○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

史記卷之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

趙。作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乎遠曰。郡自有守。有尉。不以大小別置也。然此南海止有尉者。應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張是尉。攝守耳。

日。揚州之南越也。○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

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

一

按南越即今屬東西二省。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興亡如世。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佗秦

時用為南海龍川令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卽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

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卽穴流東泉因以為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

囂病且歿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

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

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

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

與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

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

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

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囂

使為南海尉囂歿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案

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

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

縣上流下餘里有騎田嶺常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

湟並作湟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

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湟今本有湟湟

及湟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湟縣南有

湟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

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索隱曰

案謂佗立其所黨為郡縣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

史記

卷一百三 南越尉佗列傳

二

立為南越武王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乎遠曰項羽自稱霸王黥布稱武王

亦其意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

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

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

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

別異蠻夷隔絕器物乎遠曰海夷仰給中國者市物至今猶然此必長沙

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

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收數

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

周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

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

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川仰潮水上下入

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

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東西萬餘里迺

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

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

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

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

錢福曰此
孝文得黃
老之旨處

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深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昔乃頓首謝。願長爲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與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

凌約言曰：叙武帝討南越筆力。禹鈞而越。內后王亂。臣之變態。討越樓船。伏波之將。略委曲轉。折纖悉殆。

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與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

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與
兵討閩越。故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
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
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
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
索隱曰。漢書悅作休。韋昭云。誘休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
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
齊請。婦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
索隱曰。李邵云。藏其借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

穆氏女生子興。

徐廣曰。一作興。○索隱曰。穆音紀。虬反。穆姓出邯鄲。及即位。上

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
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
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
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
嘗與霸陵人安國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朱內。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
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加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
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陀列傳

七

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二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先是也。有連者。連

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

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

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

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索隱曰。志

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皆東鄉。太后南

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

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

君若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

致矣。曰。致。其意如日。擊然。

王慎中曰
王止太后
是當斷不
斷也

韋昭曰，縱撞也。○索隱曰，吳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特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子龍曰：越雖有釁可乘，然口語既洩，鄰壯士。徐廣去漢又遠，往必有變，參可謂知兵矣。曰：縣

屬穎川音古治反

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

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

往。徐廣曰：千秋為校尉。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

王慎中曰：越乃越女

非漢女也
而徐注若
以越為人
名何也

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而韓千秋兵入

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

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

索隱曰案南康記以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

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

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邾。穆樂其姊為王太后。

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案龍亢屬淮國。乃下

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

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

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

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滙水。索隱曰劉氏

漢書云下滙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

浦。故疇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

徐廣曰厲一作瀨。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

瀨水流涉上也。出零陵。或下離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

九百八十里。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牁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

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

王鑿曰咸會番禺此

南越尉佗列傳

一句不可

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

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得越船槩因推而前挫越

鋒字遠曰越船大於中國故既以數萬人待伏波伏

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

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

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

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

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

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且城中皆降伏波索隱曰

氏云犁一作此天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

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

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授尉司馬蘇弘得建

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南都稽表曰孫

都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

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定者今之名也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

音義曰桂林郡中諭甌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甌駱

監姓居名翁由皆得為侯戈鮑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

何孟春曰口定者趙光由定而來屬也故俱得封

史記

卷一百三

九

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

浦交吐。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

隆慮離溼，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忠，令佗

無後。樓船從，意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

為福，成敗之跡，譬若糾墨。

茅坤曰：獨此小論用韵語甚奇，與他篇不同，似后人節體。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惟南裔，陸賈說尉佗去帝，穆后內朝，呂嘉狼戾，君

臣不協，卒從窮絕。

史記卷之一百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

史記卷之一百十四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名○索隱云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

重閩聲音旻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駮○索隱曰徐廣說

秦已并

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

及

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

閩越即今閩地東越即今永嘉地

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令

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

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乃立搖為東海王。

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

都東甌。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

○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

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

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

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

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

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

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

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持患力弗能救。德弗

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

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

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

按師古
云漢地
廣大兵
家盛強

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閩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

今漢地
之。後必
更察也

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殞。耘。當司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孫若丑。不與謀焉。隱曰。孫音稽。孫也。號。又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字遠曰。是時不立餘善。而更取之。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

援顏師
古云解
者自解
說若今
言分疏
是也

師曰。餘善數
餘善為東越
越王餘善上
等。兵至揭揚
及漢破番禺
便引兵擊東
豫章梅嶺待

與鄧謀亂。而後首誅鄧。師得不勞。因立
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
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昌嘉
以海風波為解。不行。待兩端。陰使南越。
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言。願
越上。目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侯屯
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片
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會稽
此文云豫
會稽也。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
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戮

力等為吞漢
名白沙。有小
陽亭。亭東南
越之。梅嶺。殺
侯。齒。徐廣曰。
餘善刻武帝
軍韓說出句
將軍楊僕出
下瀨將軍出
元封元年冬。

將軍。入白沙武林。索隱曰。案今豫章北
二百里。按鄱陽界地
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
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闕
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
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
壘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章。索隱曰。鄭氏句
音鉤。會稽縣也。浮海從東方往。樓船
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解
若邪白沙。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
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
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東越列傳 四

軍守武林。敗樓船將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

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為禦兒

侯。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見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

狔侯吳陽在前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

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

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錄王居股謀曰。徐廣曰：敖東越

臣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

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將

軍。故封錄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戶。封建

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

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案道侯。封橫海校

尉福為繚嫫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福者成陽其王子，故為海

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

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

兵至，弃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

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

越地遂虛。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

按師古云：功臣表云：開陵侯建

善侯一

千戶而此傳云

名敖，疑表誤

何孟春曰：成陽共王

子一段，斷而復續，此

倒敘法也

漢地曰：按

漢詔徙東

越及閩越

之民於江

淮是時浙

以東南及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東越列傳 五

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正義曰地理志云泚

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泚音大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滿亡命正義曰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雖結蠻夷服而東走

出塞渡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

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泚水之東

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

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

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

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

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十里傳子至

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

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

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泚水

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

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泚水何因刺殺也即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遂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

之美名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

按裨王長乃送何者

宋有丁曰
按謂未能
破之而前
進也故後
云破沮水
軍乃前

也。朝雖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
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
荀彘中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
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
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
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
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
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
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許殺臣。

按此敘
兩將軍
私心處
曲盡

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
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
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
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犇山還報天子。天子
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
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
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士卒。卒皆恐
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

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

茅坤曰。與唐李晟及懷光。汴橋之屯略相

樓船數期不會。其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歿。元封三年夏。尼

身記

卷一百十五

四

豁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

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

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

也封參為澧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澧音雙陰為菽菹侯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菽音秋菹音子餘反

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齊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弃市樓船將軍亦

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

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

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

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調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

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卷之一百十五 終

史記 卷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

按師古云相路人前已降漢而

余有下曰樓船前乃攻番禺反擊降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獨降之為已力也

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雒。漢書作推。其外西自同師以東。索隱曰：漢

書作桐鄉北至樸榆。正義曰：上音樸。樸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樸榆縣在澤。其益都靡非。本桑榆

生焉。名爲雋昆明。崔浩云：雋昆明二國名。○正義曰：南接昆明之

地。因名也。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

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昭

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雋。○正義曰：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徽外。曰猫羗。雋地里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

雅州。即邛山。本名邛。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再

最大。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徽外羗茂州冉州。本冉

蠻。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

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

楊氏居成州。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

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正義曰：郎州昆

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躡音矩

灼。反楚莊王。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正義曰：括地志

第爲盜者。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溪。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

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

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

嘗頌音略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

日：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

變約言曰。此以上不。而西南諸。其方。風俗。小。其。初。可。法。豕。坤。曰。莊。蜀。之。王。楚。廣。尉。佗。之。土。南。越。略。和。似。

身言

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纔通五尺○字遠曰嘗頌疑入姓名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

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

竊出商賈取其徠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

出云夔屬犍為音蒲北反服虔云舊京師有夔婢○

予龍曰先言也蜀殷富之故可見外夷貴於貿易

相通不必以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

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正義曰番

音南越食蒙蜀枸醬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

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云枸者綠木而生非樹也今

蜀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

也廣志云枸色黑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

辛下氣消穀江廣數里常氏華陽國志云楚王歸至長安問蜀賈

蘭有椽船柯處仍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

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

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

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

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

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

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

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

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

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

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

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笮柯江

索隱曰地理志夜郎又有牂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柯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

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鄠中將往喻皆如南夷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通西南夷道戍轉相讓數歲道不通十罷能

離濕或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卒兵興擊耗費無功

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

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

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

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

正義曰今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

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

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璣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

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羗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賞。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日。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嵩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

大維而曰以下文嘗

隔須道者

也。觀之。恐

非且蘭也。

牙坤曰八

校尉擊南

越後始得

併定西南

諸夷

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蜀國虜其老弱。索隱曰。即

曰。小國名也。後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

為縣屬。作柯。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入校尉擊破之。會越已

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頭

蘭嘗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

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

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

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

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邵曰。今廣漢西白馬為

蜀郡。岷江。

廣漢西白馬為

蜀郡。岷江。

廣漢西白馬為

蜀郡。岷江。

廣漢西白馬為

蜀郡。岷江。

廣漢西白馬為

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

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

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

端見枸醬番馬。大夏杖叩竹。西夷後掇剽分二方。索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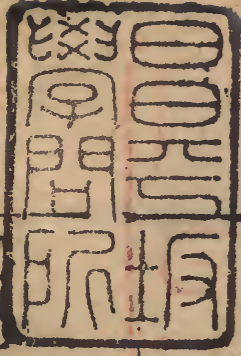
曰。掇謂被分制也。剽音正。妙反。言西夷後被掇剽。遂剽名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

郡。徐廣曰。奴為。梓。何。越。焉。為。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

索隱。連。贊。曰。西南外。微。莊。躄。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具。俗。殊。風。夜。郎。最。大。功。符。翫。雄。及。

置郡縣。萬。代。推。功。

至維。植。曰。于。番。馬。見。枸。醬。于。大。夏。見。叩。竹。杖。而。文。法。錯。綜。如。此。



卷一百一十五

